

石壶论画语要

Shi Hu: On Painting

Series of Collected Essays on Chinese Painting

名家画语录丛书

陈滞冬 编著

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石壶论画语要

Shi Hu: On Painting

Series of Collected Essays on Chinese Painting

名家画语录丛书

J212.05
48

陈滞冬 编著

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陈子庄 (1913-1976)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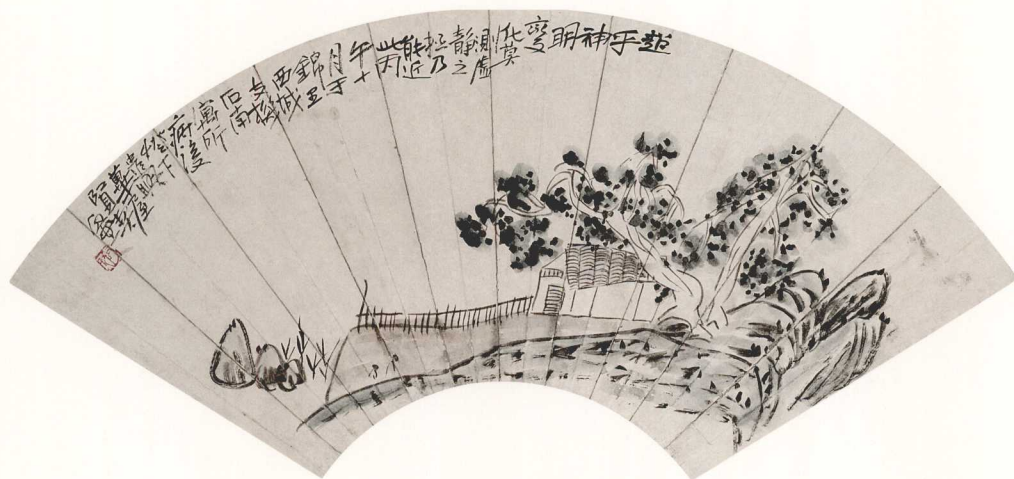
上篇

一 总论	3
二 画史	39
三 画法	64
四 学画	100
五 书法篆刻	121
六 其他	136
石壶题跋	145
石壶诗稿	151

下篇

陈子庄年表	170
《石壶论画语要》整理后记	180
陈子庄的艺术思想	189
陈子庄的意义	195
走近陈子庄	208
孤独的歌者	228
清光射眸子	236
后记	247

上篇





一 总论

真、善、美，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，绘画艺术必须具备这三点。真，是指以科学观念看待问题与事物。善，是指人性，又指道德、风格、观念，即伦理性。美，是指要以艺术眼光审视我们所见的一切事物和景物，以艺术的观点理解我们所见的一切事物和景物。

我认为绘画艺术既要来源于自然与民众，又要超出于自然和民众。艺术的目的就是要给民众指出前进的方向，指示未来的理想，给人以美好与舒适；要有浓厚而长远的感染力，使人经久不能忘怀。艺术应使我们中华民族能以中华文化的悠久和精美而自豪，并使中华文化长存于天地之间，而不让她趋于消亡。

我们从事绘画并不是为画画而画画，最终成个画匠，这在艺术上是没有前途的，必须要以民族、国家的前途和民族文化的长存不衰为前提，从事绘画艺术才有意义。认识这一点很重要，要以保护、继承和创造、发扬民族文化为最终目的，要时刻想着民族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境况，这样的画家在艺术上才有前途。

绘画作品应让人有身入其境之感，仿佛使人在画中欣赏画，所谓艺术的魅力正在于此。

从事绘画艺术要先有理论——所谓理性认识，然后再充分实践，不断总结经验，不断否定旧我，这样才能逐渐达到艺术的高层次。

英国赫胥黎说“要探索，要发现”，一张好画是从发现大自然的优点而来的。

艺术有自身的旨趣，须不受他人支配。此理黑格尔曾言之。



柳雀 1965年

宗教解决人的归宿问题，艺术解决人的现实享受问题，所起的作用不同，是两种不同的东西。与宗教相比，艺术对于现实人生将发生更大的作用，因此对于艺术，宗教利用它，政治也利用它。当然，利用它也还有个做好事与做坏事的区别。黑格尔认为宗教最后要代替艺术，我看是代替不了，各自发生的作用都不同，哪能代替？

我们作画，其社会的作用是牵引民族思想。只有在这种意义上，艺术家方可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切不可好名贪利，把后人教坏了。

我的思想体系是同意“物我一体”、爱己爱人的。无仁心，一切皆无。学艺术不为自己，也不只是为爱好。初则以之陶冶自己，然后逐渐扩大，想到国家、民族、人类。

西洋讲“真、善、美”。真——科学性，善——道德，美——艺术性，以这三个字衡量艺术作品，其高低自明。



石榴蜻蜓 20世纪70年代

绘画一道，笔墨相及即生变化，主要是个人的意识在其中起作用。

最美的是真实，违背真实则虚伪，则不美。绘画是无声的语言，我们要画真画，讲真“话”。

绘画，起初是描摹大自然，然后“生化”（即提高与创造）。生化的本领得自作者内心的修养，一个画家在艺术上成就的大小，就看其修养之高低。

讲到“生化”“铸造”，主要是人的思维在起作用，从描摹客观物象到铸造自然有一个过程。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，是说酝酿、发酵到成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

学画要深究哲学。初成“画家”，后来要脱离画家，否则最终只是画匠，最多“巨匠”而已。不学哲学则不能振拔，将永陷魔窟之中。画到穷时，要能闭关两三年，从思想上省悟，画还会变。这样常常自省，就能不断提高境界，最后达到无人相，无我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

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的哲学思想是向后看，孔、孟就向往远古，其实远古时期人类还不能避洪水、野兽等自然侵害，有什么可向往的？发达的国家都是向前看。我们如果也用这个观点来分析绘画，可以知道：孬画是向后看，临摹，复古；好画是向前看，是创造，是展示未来。

只以画法学画不行，需从文学、书法、哲学、历史学等各方面全面提高，才能在画业上有进步，道理很简单：大力士不能举起自己。

绘画是通过客观反映主观。只反映客观即是自然主义。一幅好的绘画应启发人的事业心、善心、仁心。

绘画需通“心灵”，需得“机趣”，此四字论及者寡，能做到者更少。

写（表现）精神（形而上）是艺术，写物质（形而下）是技术。写物质越似越非，写精神似非却是。

艺术应给人以心灵上之最高享受。如仅仅描摹实物，即使酷似，也不能起到上述作用。看这种画还不如看实物。

我的绘画最大的特点是描写大自然的性格。在理论上，一幅创作是作者全人格、全生命力的表现，我努力想做到这一点。

（问：摄取事物的精神不易。）

摄取事物精神之法在于抽象。人类的文学、艺术，从发展眼光看，都是抽象的好。抽象一分就高一分。如果在艺术中没有抽象，光搞实象，那还了得！演戏要砍头就真去砍一个头还行？

科学的智识，美学的修养，道德的素质，这三者画家均应具备。

《易·系辞》云：“精义入神，以致用也。”画能入神，则其用大矣。



彭州牡丹 1962年

绘画是造型艺术，应比照片美，比实景高，才谈得上艺术。艺术的背后应是人。时下有一种风尚，对着照片作画，照实景描摹，如此则是本末倒置，有何生气！

注释：

① 见《易·乾卦文言》。

《易》曰：“与天地和其德，与日月和其明，与四时和其序。”^①德，是一日日增进的，所谓“进德修业”。对我们来说，文学艺术是业。德如日月，可以照见别人的道路。人的光明正大的精神一刻也不能蔽。日月在天，其另一边之光人虽不可见，然其光固在，不过为物所障。人为名利所障，则不能现出己之德的光明。序者，变也，要知物之变。穷则变，变则通，要知份。

绘画一道有两个要素，一是性灵，二是学问。无性灵不能驾驭笔墨，有学问才能表达思想。如画芍药，仅仅是芍药则无意思，不能为画画而画画。个人的艺术风格是上述两个条件相结合而后形成的。有了意思，要考虑表现形式，于是出现了风格。否则只在画得像不像上徘徊作难，便什么都谈不上了。

必须于性灵中发挥笔墨，于学问中培养意境，两者是一内一外的修养功夫，笔墨技法是次要的东西。绘画光讲技法就空了。有人光讲意境，无学问来培养，也是句空话。然而如沈石田、文徵明，学问虽好，但缺乏性灵，笔墨也会落空。八大、石涛有学问有性灵，可称双绝。性灵是根蒂，治学当治本，不应治末。



清供 20世纪70年代

绘画艺术是精神世界的东西，是高于物质世界的。因此凡来跟我学画的人，我都告诉他们要先致力于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。我是诱导他们认识自己的思想体系。不画别人的画，也不画大自然的画，要通过大自然画自己，通过物质画精神——这才是自己的。

“通神明之德，类万物之情”^②，这两句话是中国美学的最高概括。神，不是迷信。虽无形无质，然又发挥作用曰“神”。神支配法则。明，是神之作用。凡神皆明（光明）。人之第一念（不假思索）是神。艺术要反映第一念。凡艺术皆贵想象。有些画只具外形，似乎也是想而后得，其实若仅具外形，实物固在，何用想欤？这只是罗列现象。我说第一念是不想而得，但这第一念也不是偶然的，是平素观察、构思的积累在这一瞬间被触发出来。讲德才有善，如日月之明，永远光辉。德如日月，然后作品方能与日月同光。苟无德，其作品必污秽。德相同，看法不同没有关系。如梁启超不同意他的老师康有为，熊十力不同意欧阳竟无，都是看法不同。要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逐渐分辨清楚哪些是自己的本来面目。我固有的，是好东西；人强加于我者，是不好的。

能启发人的艺术品是好东西，因其能启发人之本心。高等动物有高度本心。我不同意佛家说要请求才超度，不请求则不超度。真、善、美

注释：

② 见《易·系辞下》，原文为：

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

是人本心的要求，是出于内发，不是外加的。

再说类万物之情。类之法，有归纳，有演绎。归纳万物而认识之，这一点我尚未做到。如最近我画一幅端阳景，下端画了两个粽子，拴粽子本来只用一根线，我画了两根线，是我还没有弄清楚就画在画上，这样别人看了以为也是两根线，这等于我在欺骗别人。仔细想来，我以前的画中不知有多少这类东西。古语云“修辞立其诚”，此即不诚也。形尚未弄清，何能类万物之情。我体会到，作画要熟悉了对对象才画。情中是包含有理的。

通神明之德，类万物之情，二者不可分。

思想境界还未达到与天地万物一体的阶段，就谈不上艺术家。能够把他人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，道德就高尚了。古人云：“始乎为士，终乎为圣人。”我们还谈不到圣人，但要以圣人为进德修业的目标。书、画都是自己道德的体现。

艺术家的心量是无穷的，一个小小印章，一幅小画，往往可以窥见其心量之浩大。

如论国画的优良传统，最可贵的是画家的毅力与独特见解。一说“传统”，世人仅知有笔墨、颜色，不知有毅力。为何不讨论有成就的作者之独特风格从何而来？法则固然需要了解，不了解传统法则的研究者是盲目的研究者，但是传统不在法则内，艺术中法则一旦形成，便只是新的艺术的枷锁。

技术与艺术的区别在于：技术可以全凭手上功夫达到，艺术则须靠修养的深度。

简单地讲，画法就是将文章的结构、章法运用于绘画上，画面的虚实、开阖等处理方法与方法之理是一致的。

石涛讲一画，一画是天，纯阳之体，乾卦☰，☰也是一。乾比男，阳；坤比女，阴。万物皆分阴阳，即使小到肉眼看不见，也有阴阳。讲

阴阳是中国哲学的根本。

中国一切艺术都讲“气”。“气”是什么？气是“神”，是看不见而又起作用的东西。我们考虑事情的第一念，与事情的结果往往相符，那就是“神”，后来的许多想法，不过是将已有的经验用作借鉴而已。

中国的诗歌、音乐、绘画、舞蹈都讲气化，有一种气氛在感染着你。学习中国传统艺术应当首先从“气”上去体会。

画得好的画有艺术语言，使人有亲切的感觉。《易》谓：中和、饱满。艺术要和谐，人与画要和谐。老子云“和光同尘”^③，绘画要达到“和”的境界很难。

注释：

③见《老子·五十六》，原文为：“挫其锐解其纷，和其光同其尘，是谓玄同。”

画的结构、景物、形象的尺度都应围绕着一个“和”字。

和者，活也，是充满生命力。因此和不是一团和气，画面还要讲刚柔。

主观思想与客观景物密合无间，则情景交融，则和，则有艺术语言。

绘画作品的效果如发生“亢”，即高昂，是独阳，使人看着讨厌。这是艺术的毁灭。“卑”也不好。卑者，贱也，自处低贱也是自毁。亢也，卑也，皆是伪。不高不低，本色如此，才是“和”。

凡观察事物，以本心、天心去看，境界则高；反之，以私欲心、人心去看，则生佛家所谓“障”，境界自低。如果写生者意出于势利，如何画画！

《易》曰：“修辞立其诚。”^④作画亦须“立其诚”。何谓诚？无欺也。欺诈则无真心，无真心即无真知，无真知即无真画。抄袭之作就是欺诈。

④见《易·乾卦文言》：“子曰：君子进德修业。忠信，所以进德也；修辞立其诚，所以修业也。”

写诗贵在有真感情，画画也贵在有真感情。如画山水，对山水无真爱，哪谈得到真感情？无哲学上的参悟，也说不上有感情。



万壑松风 1972年

注释:

⑤ 见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子曰：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；知者动，仁者静；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

中国不叫“风景画”而叫“山水画”，本于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^⑤，是人格的体现。有仁无智，不能改进社会；有智无仁，则为谁服务？

山水，生万物以养人，一动一静，一阴一阳，整个人类的存亡与发展其实就系在这山水上面。

绘画讲格调，格调要高，则需思想意识高，人格高。

人品低即画品低。有人认为此言不公平，需知画是灵魂、生命力、人格之表现，而人品低者却以灵魂献媚，其画品格尚能高乎！

名利心去一点，画品就高一点；名利心增一分，画品就低一分。

我不同意“书卷气”的说法，这是过去假文人妄图伸手霸占画坛而胡诌出来的，意思不外乎是：“我是读书人，画得再孬都好。”京剧名

家中，谭鑫培、杨小楼都不识字，艺术造诣却很高。四川贾树三既是瞎子，又是文盲，竹琴却打得很好。再如瞎子阿炳，二胡拉得多动人，为什么那么多读书人比不过他呢？梅兰芳扮演女角，女人还能赶上他么？古希腊的荷马是个三千年前喊街的瞎子，恐怕也未必上过盲哑学校，但他唱的史诗多好啊！

我平生推赞民间艺人，而不推赞文人画，以其习气太重，且背离形象过远。民间文艺则生气勃郁，从古迄今，青史无名而才艺兼绝之民间艺人不知埋没了多少！

创造即发现，要敢于到无人处去发现。没有知识不能旅行，因此学画的人要多读书，才有创造的能力和条件。

《易》曰：“君子进德修业”，道德与事业均要日有所进。我们要读两种书：一、与进德有关者；二、与修业有关者。

前人留下来的书中，糟粕多，精华少。最精微的道理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，所以熊十力不同意别人把他的著作译成英语，以为那样只剩下语言外壳，是歪曲了他。画的最高境界是凭性灵作画，是看作者的修养多高。著书也是如此，最精微的道理都在文字笔墨之间，全靠学者体味，深者见深，浅者见浅，物障者见糟粕，通达者见精华。

读书，要能摒弃与身心无益者。“世智辨聪”之类的书可以不读。多了解一些无聊的知识，吹牛可以，做学问就不行了。过去有些无聊人，在一起就争论荣乐园的菜谱如何。齐白石了不起，他连历代许多大画家的名字也不记，他说：“与我的画无关，我记得他干啥！”

要读培养性灵的书。性灵受大自然的启发而来，但需读书培养，才能成其器宇。

《易经》说的都是我们天天接触到的事，有人却把它说成了玄学。学画的人应当特别注意读《易经》，因为画画的人要观察万物。



双鹭 20世纪70年代

注释:

⑥ 见张载《语录》，原文为：
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道，为去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
中国古代思想家中，我推崇北宋张载（横渠）。过去的神龛上天地君亲师牌位旁写上“周、程、朱、张”，其实前三人都还在八卦太极之说的圈子里（王阳明也是），只有张载的思想是解放了的，能与天地万物同其德。张载云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泰平。”^⑥可见其心胸之浩博。

读王阳明的著作，对绘画思想的提高有很大帮助。

佛学是哲学，佛教是迷信；哲学当研究，迷信当屏除。不解佛学而欲明究中国画史、画理，是很困难的。

⑦ 见《荀子·劝学篇》，原文为：

“学恶乎始？恶乎终？曰：其数则始乎诵经，终乎读礼；其义则始乎为士，终乎为圣人。”

荀子云“始乎诵经，终乎读礼”^⑦。我们搞艺术不能单凭天赋那一点东西，需读书来涵养性灵，最后还要进入哲学境界，把思想加以整理，这样才会有创造。

《文心雕龙》的《程器篇》很好，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篇。“程”是衡量，是衡量我们的气量有多大。搞艺术的人应当有最大的气量。